疑禮問解 四

疑禮問解卷之四

喪禮 虞

問初虞用日中再虞三虞則皆質明者何義歟 宋浚吉

答禮經可攷

士虞禮日中而行事註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質明䟽辰正者謂朝夕日中也以朝有葬事故云日中而行虞事也再虞三虞皆質明者以朝無葬事故皆質明而行虞事是用朝之辰正也

父喪遷母合葬先父虞翌日行母虞

問父喪未葬遷改母墓與父同葬則葬雖先輕葬當先重而新喪之虞當行於家改葬之虞當就墓次行之勢有相妨何以爲之 宋浚吉

答據禮記及朱子說父之虞祭葬日反哭後行之母之虞祭翌日行之

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註葬母則冂即治父葬葬父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故云待後事○語類問禮記云云同葬同葬亦何害焉其所先後者何也朱子曰此雖未

渴葬者報虞卒哭必俟三月

尸不必童

詳其義然其法具在不可以已意輒增損也

問不及期而葬者虞卒哭亦依常例行之則其無未安之意歟 宋浚吉

答禮經可攷

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註報讀爲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有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

問尸童之童字不見於本註雖欲諺觧而不可得也且尸必著死者之衣非童子所可衣

也 申知事湜

答曾子問可攷然禮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則不必童明矣

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

問倚杖於室外者何義當倚於室外之東乎西乎 宋浚吉

答小記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註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殺哀之節也士虞禮主人倚杖入註主人北旋倚杖西序乃入戶以倚於西序

古禮虞祭男女序立反於初喪必男西女東而其升降男子亦由西階而其入室也近於西序故仍以倚之所以取其便也今家禮位次變於古而丈夫處東西上則其倚杖亦於東辟下可也或云主人已除升降必由西階則倚杖之所不必變古未知是否

三年內階下位

問虞祭主人入哭於靈座前似當仍立於堂上未知三年內則無階下位耶 宋說占

答家禮虞祭主人以下在堂上之位卒哭同虞祭練祥禫皆如上儀而唯祔祭宗子主婦及喪主喪主婦分立兩階之下云云矣

虞祭 祔祭

問家禮虞祭無叅神而丘儀補入是何意耶

宋浚吉

答家禮虞卒哭大小祥及禫祭並無叅神之文而只於祔祭有之又其下註特言叅祖考妣則其於新主無叅神之禮明矣退溪說可攷丘氏補入恐非家禮本意意者所謂叅神者叅謁也吉祭則既奉主於其位而不可虛視其主故必先拜而謁之然後降神禮也至於新主則三年之內奉置靈座而孝子常居其側未練之前又有朝夕哭以象平日昏定晨省未嘗一日離也雖遇行祭之日無可

祭謁之義故不設此禮而只入哭盡哀而已歟

退溪答鄭道可曰虞祭無祭神非闕漏也是時如事生如事存之兩際故去祭神以見生前常侍之意行降神以見求神於恍惚之間此甚精微曲盡處瓊山率意添入當從朱子

虞祭有飯羹二

問虞祭侑食下無扱匙之文鄭寒岡問此時主人悲遽不遑備禮故扱匙正筯直在進饌之初退溪先生亦以為是是果有據耶或云元無飯羹此說何如凡祭主人添酒而虞祭則執事為之且無拜禮何也 宋浚吉

喪中祝主人不稱官　夫祭妻子不可

答退溪雖以鄭說為然未知其是也鄙意家禮具饌條偶不言飯羹侑食條又無扱匙之文故有此疑也然陳器既有匙箸又祝曰粢盛又卒哭進饌條主人奉羹主婦奉飯如虞祭之說云則有飯羹無疑而既有飯羹則扱匙之節似當在侑食之時矣而主人荒迷不能成禮故執事者行之而亦無拜也

問喪人則祝文不稱其官否　宋浚吉

答考諸禮書喪人雖有官不稱也

問夫祭妻而無他執事則其子讀祝耶呼父

請祝

無執事則自讀祝

虞祭母不宜亞獻

名而祭母無乃不可 姜博士碩期

答以子而名之祭母固爲未安祭祖先則壓尊故猶可

問凡祭無執事則祝文自讀之耶 姜博士碩期

答不妨

問喪禮子爲主人母爲主婦行禮之際似多相閡至於虞祔之祭子爲初獻母爲亞獻亢似未安以張子東酌犧象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之說觀之虞祔亞獻主

入之妻似當爲之但家禮主婦條註云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亡者之妻方在而主喪者之妻爲主婦無乃有違於家禮之意耶抑初喪與虞祭有異耶愚伏謂家禮本條既云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所謂亡者之妻獨非主人之母乎襲含哭位稍爲並退令不正相對恐亦至駭見如何卑者爲初獻則尊者不可爲亞獻寒岡常有此見以質之退溪先生先生以爲不然今當從退溪之說云云未知如何 宋浚吉

答鄙意退溪說恐未安頃年姜復而問之略有所論取孩爲佳見上初終立主婦條

問凡祭進茶後旋即辭神似爲太遽或立或伏少遲如何姜博士碩期

答立而少遲可也伏則無據

問告利成何義今不必行否宋浚吉

答利成之義禮經詳之後世既不用尸則恐不須行然家禮既有之行之恐當

曾子問註云利猶養也謂供養之禮已成也饋食禮疏祝告尸以利成不言禮畢若言禮畢有

發遣尸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盖古者祭有尸事尸禮畢則告利成雖告主人而其實欲令尸聞而起也是以其下文即曰尸謖

虞祭辭神與時祭不同

問辭神之禮虞祭與時祭不同虞祭則歛主匣之後主人以下哭再拜時祭則主人以下辭神再拜後納主未知不同者何意 姜博士碩期

答未詳 或曰虞祭主無人動歆處上後拜時祭等奉熟西階卓歛猜設未出先拜未知是否

卒哭

玄酒

問祭用玄酒何意耶 姜博士碩期

陳設 羹左

答禮經可考

鄉飲酒義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註古之世無酒以水行酒故後世因謂水為玄酒不忘本者思禮之所由起也○禮運註每祭必設玄酒其實不用之以酌

問時祭陳饌飯右羹左而喪內陳饌未見明文或以為三年內象生時飯左羹右為是謬意亦嘗然之而今更思之則卒哭始用吉禮事以神道此不得獨象生時如何 黃宗海

答陳饌飯右羹左未知其意至於揷匙西柄以右

爲尚則左陳之意尤不可知也愚意三年内上食則象生時左飯右羹爲是亡友趙重峯汝式嘗曰禮食居人之左羹居其右酒漿處其間生死異設何所據耶烹飪具饌代神祭酒挿匙西柄皆用養生之道而陳饌引致死之義亦未詳其所指也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側吏反食嗣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拓處外醯醬處内葱渫裔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劬右末註肉帶骨曰殽純肉切曰胾骨剛故左肉柔故右飯左羹右燥濕也膾炙異饌故在殽胾之外醯醬

食之主故在殽胾之内蔥渫烝蔥亦葅類加豆
也故醯末酒漿或酒或漿也醯羹之右若燕設
則左酒右漿疏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
脩訓治治之乃成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
脩朐謂中屈也朐置左也脯脩處酒左以燥為
陽也呂氏曰其末在右便於食也食脯脩者先
末方氏曰食以六穀為主穀地産也所以作陽
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為主牲天産也所以作陰
德故居右○特牲饋食禮主人升入復位俎入
設于豆東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硎

芼于豆南南陳觀此數說凡祭設饌羹宜居西飯宜居東家禮則不然羹居東飯居西未知何義恐是出於當時俗禮書儀從之而家禮亦未之改故歟然當依家禮左設不可有異議

問告利成或西面或東面之異何義歟 宋浚吉

答虞祭喪祭故西面告卒哭吉祭故東面告也

祔

問祔祭宗子告祠堂當前期一日以酒果只告所祔之龕耶 宋浚吉

答是

祔考並祭祖妣二人

問喪禮備要祔祭若祖妣二人以上則只設親者即舅所生之母一位云觀舅字則必以祔母言之也若祔父於祖則祖妣雖二人以上當並設否 宋浚吉

答祔母於祖妣則只祭舅所生之祖妣宜矣若祔父于祖考則並祭前後祖妣爲可

祔祭祝辭

問祔祭先考雖並設曾祖考妣兩位而妣位則不擧於祝辭耶宗子告亦不書亡者名否 宋浚吉

答妣位則不擧於祝文亡者名亦不書皆當依家

宗子告亡者尊則稱府君

祖喪中孫死祔祖

禮

問祔祭告亡者祝文隨宗子所稱則哀字當不用之府君字則曰用之否 宋浚吉

答哀字不用似是府君乃尊之之辭古人於兄亦稱府君卑幼則否

問孫祔於祖禮也而祖死未久尚在几筵則孫喪祔祭當於何設耶 宋浚吉

答凡祔從昭穆祖父母在則當間一代而祔於高祖今者祖已死喪雖未久猶當祔祖以昭穆同故也禮經詳焉

主妾喪
君自祔

雜記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

註孫之祔祖禮所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而孫又死亦必祔於祖

問妾之攝女君者其喪似異於衆妾亦有等别之差歟

答雜記可考

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寢註此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自主之若練祥則其子主之不攝女君之妾則不主其喪

問妾母死無祖妾又無高祖妾則當祔於何位

答小記可攷更以朱子説參觀爲佳

喪服小記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註妾當祔於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嫡祖姑女君謂嫡祖姑也○竇文卿問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祭於孫止又曰妾祔了妾祖姑既不世祭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合祭幾世而止朱子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

每疑之俟諭改也○又曰妾母不世祭則永無
妾祖姑矣恐疏漏或未可從

祔祭飯饌左設

問祔祭饌以祖考爲主則當依禮飯右羹
左而今云並同虞祭虞祭之饌如朝夕上食大虞
與朝奠若象生時饌無異也則祖考亡者亦
用新死者之禮耶抑否也
答自虞以後之祭則左設三年朝夕上食則象生
時右設未知如何

祔祭並禫前吉祭稱孝孫稱哀

問鄭寒岡云禫祭祝文當稱孫哀子則禫祭
之前仍用孤哀之稱無乃可乎退溪答謂當

祔祭後
布網巾

如此愚伏云非徒祝文謝人書疏亦仍用矣
未知如何 宋浚吉
答儀禮家禮皆於祔祭稱孝子雜記曰祭稱孝子
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註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爲吉
祭故祝辭稱孝子孝孫自虞以前爲凶祭故稱哀
儀節則自虞至禫於先祖稱孝於亡者稱哀當以
禮經爲正景任 所禫前書跡仍用孤哀此說則是
問退溪先生曰虞祭漸用吉禮文稍備著網
巾似當而禮文無據並網巾出於後世故禮
文不載耶但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喪

事主哀故雖漸吉而反用哀飾也以此言之
靈座用網巾似無妨云云詳此退溪之說則
虞祭用網巾雖似未安而卒哭後則用之似
若不妨卒哭或有卒哭後著布網巾者未知
如何如何 三盧岩

答古禮親喪小歛去笄纚開元禮小歛變云男子
歛髮衰巾帕頭杜氏佑曰古者無幘以六尺縚韜
髮其狀如乙尾以笄橫貫之加冠其上後漢時遺
喪者衰巾帕頭即笄纚之存象也丘氏曰今絹巾
與纚頗相似但古禮只言其笄纚之節而不言其

還施之時至祔祭主人以下沐浴櫛髮則此時似當用纚而無明文開元禮及杜氏說雖與古禮不同喪人當斂髮之義則似有據未知如何如何

小祥

小祥練服

問小祥練服或曰只練冠及中衣或曰衰裳並練何者為是 宋時烈

答先儒所論開列于左以備參考

通解喪服圖式曰按練無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

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之喪
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按大功之
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為最重
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為衰
裳也故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斬衰初服麤以
葬後練後大祥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
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
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子嫁反在
父之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按間
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

其衰而以練易其冠故今據此例開具在前而横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鍛鍊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衰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内也據横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註疏之說同謂鍛鍊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

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遂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今并存之當攷○儀節曰韻書練漚熟絲也雜記三年之練冠註謂小祥之冠也小祥別有冠明矣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服其功衰小祥別有衰明矣又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經繩屨註練衣中衣之承衰者也今擬冠用稍麤熟麻布為之不用負版適衰要經用葛為之麻屨用麻繩為之小祥除首經唯餘要葛經昔年愚問之先師龜峯曰禮曰既練服功衰又曰卒哭後冠受其衰卒哭冠即功衰也功衰果生耶古禮近古諸儒亦或難知今生數千載之後難

可以已見為是只以有家先儒之說及先子家禮為定也朱子於家禮既以熟布定功衰而小祥用練布已質於墨衰之問見說服章下問墨兼脩既葬換葛杖小祥換練布云與橫渠用練之意相合焉因古禮用布之意據橫渠已定之議崇以質問朱子之語依家禮功布用熟之節小祥用熟無可疑矣○按擯弓既曰正服不可變此說恐誤禮練衣以大功布為之故謂之功衰家禮大功以熟布為衣則練服并衰裳用練似宜豈但練中衣而已○更按喪服圖式除練受服圖中衣及冠以練為之衰裳以卒哭後冠受之卒哭後冠即大功七升布也大功布儀禮則元無用練之文以此推之練時衰裳似不用練也今依圖式練冠與中衣而衰裳以大功七升之布改製而不練則恐無違於古禮而與疏家正服不變之文相合矣若橫渠用練之說圖式引之而不以為非家禮亦謂大功用熟布小祥換練布則雖并練衰裳亦不為無據未知如何

問葛絰乃古之卒哭所受之服而丘氏以爲練服之絰今可遵行否且卒哭之葛用練乎用麤皮乎 宋浚吉

答卒哭受服後世不行丘氏仍以葛爲練服之絰正合古禮也禮經初不言熟則疑用麤皮耳

喪服斬衰疏既虞卒哭去麻服葛帶三重

問三重四股之制如何 宋浚吉

答問傳詳之

問傳曰既虞卒哭去麻服葛帶三重註變後以葛絰易腰之麻絰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

去衰負版辟領

重則三重蓋單糾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又合為一繩是三重也

問練而去衰負版辟領不見於儀禮禮記通解通典未知家禮何所據而變除若是耶 宋時烈

答朱子因溫公書儀斟酌以定是後賢因時損益之制也若從古禮不去衰負版辟領未為不可矣但已經溫公朱子之訂定遵而行之亦可也

為母十一月而練者不計閏

問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若父在為母者當十一月而練則亦以月

夫為妻亦十一月而練

計者其間若有閏月則當計之耶 宋浚吉

答父存為母雖十五月而畢喪然實具三年之體故十一月而練者實當期年之數也不可謂以月計者而筭閏也

問或云十一月服練之制乃父在為母之禮夫之為妻不當爾也未知此說亦有據否 宋浚吉

答或說誤禮經諸說可考

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註云此謂父在為母為妻亦伸疏云

夫為妻小祥卜日

夫為妻年月禫杖亦與母同見喪服杖期章及為妻章註疏

問為妻十一月而小祥當擇日而祭擇之之禮當如之何

答家禮大小祥用初再忌祭故卜日一節無所施只於禫有卜日之儀而禫者吉祭故先命以上旬之日若夫為妻小祥用十一月而祭則其祭日卜如禫儀而先命以下旬之日似宜

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註令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喪事謂葬與二祥是

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但不獲已故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撤神孝心也吉專謂祭祀冠昏之屬

將行練祥禫而遇喪

問退溪喪祭禮問答爲人後者服所後母服服闋將行禫又遭所後母之父母喪可行禫否退溪曰豈可行吉待服盡別擇後月行之似合情文此說如何 李惟泰

答外祖服乃小功五月也必盡五月服行禫則是三年而加五月也其後若有期服加延一年又不幸疊遭內服則將至四五年不脫服豈有是理以

禮經諸說推之三年喪則既顈得爲練祥其餘喪初不擧論殯後可行練祥之意據此可知愚意自期以下既殯之後擇日行練祥禫不須待服盡也如何如何恨不得質正

雜記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註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又曰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註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既顈者既虞受服之時以葛絰易腰之麻絰也顈草名無葛之

鄉以顏代

問過期不葬至於終三年則其服制當如何練祥祭亦何以為之 李惟泰

答禮記及通典諸說可攷

喪服小記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註主喪者謂子於父母妻於夫孫於祖父母未葬不得除衰絰也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又曰為

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開元禮虞則除之

○又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註孝子以事故不得治喪中間練祥時月以尸柩尚存不可除服今葬畢必擧練祥祭故云必再祭也但此二祭仍作兩次擧行不可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腰帶次月祥祭乃除衰服○開元禮父母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其大祥則依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爲大祥祥而即吉無復禫矣

至未再周葬者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
二十七月禫註禫一月者終二十七月之數○
東晉徐靈期問曰親喪未葬出適女應除不張
憑答曰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又曰主人
不除此無緣獨施男子正嫡一人故當總謂男
女衆子耳又無明文別言已出之女猶應除也
今論者據已服周故謂宜從除然緣情處意
獨有所疑女隨外出降從周制至於居喪之禮
同於重者誠以天性難可盡奪本重不得頓輕
何必既降盡與周同禮者人情而已疑則從重

若釋縗絰以處殯宮襲吉服以對棺柩非孝子之所安也○晉杜挹問亡婦未葬挹服便周既無喪主未應得除徐邈答曰按禮夫不應除卽於下流多不能備禮今且宜變至葬反服亦無不可之理也○宋庾蔚之曰喪服小記爲兄弟既除喪及葬反服其服女子子適人及男子爲人後者皆隨其服而釋除緣其出有所屈故也素服心喪以至過葬但令世輕於下流之妻妻猶去其杖禫不容復有未葬不除也議者疑不得以下流之未葬而廢祖禰之烝嘗若事遲過

服期者練後服色

十一月練服與期服輕重

於服限亦不得停殯在宮而響樂在廟吉凶相
干心所不忍 通典

問服期者於小祥除服之後即著吉服耶 宋浚吉

答祭後易以素服如忌日服色待後日始吉服可
也

問父在母喪至十一月而練子則既練其服
而嫡孫仍其衰經何其重者輕而輕者反重
耶 姜侍士碩期

答三年之喪特為父而屈祥禫之制亦幷之數自

與期服迫別詎以練變之節而還有反輕之疑乎

小祥後上食哭

問家禮小祥止朝夕哭故今人或有因廬上食之哭三年之內曉奠而不哭者非人子哀慕終喪之道也 姜博士碩期

答小祥後雖止朝夕哭至於上食則當有哭泣之節退溪以不哭爲教恐不可從也近世諸先生皆謂既爲祭奠不可不哭此言恐爲得之

小祥後未除服者會哭

問小祥止朝夕哭諸朔望未除服者會哭未曉其義愚伏曰疑常致疑於此後考喪大記有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

則歸哭于宗室註宗〃之家謂殯宮也觀此
則家禮此條無所疑矣蓋古禮如此也云云
宋浚吉

小祥後晨昏展拜

答鄭說有證但稅服者似亦在其中矣
問練後雖止朝夕哭而晨昏展拜几筵似合
情禮退溪先生亦許之云遵行如何 宋浚吉
答似然〃以朱子說觀之三年內有常侍之義朝
夕參拜亦未知其如何也更詳之

追服人變除

問聞親喪於數三月之後始爲奔哭則其成
服因後於在家兄弟不可與在家兄弟同時

變除在家兄弟行禫追服者可以參祭否 姜聘士碩期

答變除之節朱子已有定論向者黃正字㦂請在順天問以此等禮節僕亦以此爲答矣若兄弟行禫則追服之人不可參其祭也

朱子曰親喪兄弟先滿者先除後滿者後除以在外聞喪有先後

大祥

問家禮大祥條註大祥間從以出謂者何義 李惟泰

大祥間從以……謂

並布裹晉前後六祥服其服而祭

答昔年鄭道可問此段置之不敢知云愚答之曰宋時俗禮未大祥間或服此服出以謁人此非識禮君子者之所為也朱子以此移為大祥之服也云云道可答曰來教得之

問疊遭親喪者前喪大祥之祭著白笠白衣網巾白帶卒事之後還著後喪衰服旋吉旋凶有所未安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所謂除服若如家禮所謂丈夫黲紗幞頭黲布衫婦人鵝黃青碧皂白為衣履之類則此

今俗所著尤為向吉未知如何 姜博士碩期

答前喪大祥之祭服其喪服入哭後服大祥服祭畢還服後喪之服可也雖於緦功之輕服亦暫釋重服而服其服況於此乎且大祥之服本非吉服又何疑乎嚴陵方氏曰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

大祥後網巾

問祥後黑網巾甚不稱於素縞之色以白布作網巾不至於駭俗否抑練時用黃裏縓緣為中衣之飾中衣承衰而已無可嫌以此推之網巾在冠內雖黑與此相類否 宋浚吉

繼禰之家祥後新主姑安於祠堂東壁吉祭後就正位

答以白黑麤鬆雜造用之如何白布則駭俗且非古禮

問先考實繼禰之宗而以最長房奉高祖神主於家廟先妣神主則從東序西向之坐矣今於先考祥後姑同安於先妣西向之位禫後猶還故處至祫祭時設位則變爲南向之位祧主與新主皆坐於一行如時祭之儀否抑祫祭時則猶爲西向之位祫祭後祧出易世之㐌然後還祠堂始爲南向之位而以次迭遷否丘氏儀節曰家禮時祭之外未嘗祫

祭又不知設新主於何所云云而遞遷之節
直在大祥之下今當何從問于愚伏答云前
喪則契丈以宗子祔亡亡於祖廟安于東壁
西向之坐固當今此祥祭則前一日告遷諸
位虛其東一龕以待新主翌日大祥祭畢奉
安新主於本龕南向之坐次以先妣從入於
禮爲順若發依朱子晚年所論待祫祭後入
廟則亦當權安新主於別所或仍留几筵否
輟以奉之至以祔之於先妣西向之坐則乃
爲以尊從卑似無是禮如何如何祧主與新

主一行自不妨矣然更以質之沙溪而行之

云云幸乞細商指教 宋浚吉

答朱子晩年與學者書祔與遷是兩項事旣祥而撤几筵祔于祖廟俟祫祭而遷用意婉轉後人不可違也丘氏云云未曉其意以哀家言之雖未能就祔於宗家祖廟姑安於哀家祠堂之東序以俟祫祭似不失朱子之意旣安於東序則不得不與先妣同安非爲以尊從卑也事勢然也景任欲從朱子初年之論殊未妥當至於仍留几筵權安別所尤非禮意恐不可從也吉祭時新主姑就祔位

祔母於父并告祖先

父在母喪祥後

入廟後奉安正龕恐當如何如何

朱子答李繼善書云云○楊氏曰云云并見家禮大輯

徐註附

問若父先亡已入祠堂而母死則只告先考而入祔不須并告先祖耶有事則告雖小事尚然况新主祔廟何等大事而可昧然歸亘耶愚意雖母死祔父不行遞遷而并告先祖似不可已如何如何宋浚吉

答并告祖先亦無妨

問父在母喪十三月大祥後或有不撤几筵

至三年仍行上食者此雖非古禮然今人居
喪鮮克由禮而獨於此等事便欲從禮則不
但情有所未安禮疑從厚古亦有說祥後上
食至再期乃撤未知如何 姜博士碩期
答據朱子說非不以盧履氷議為善但不敢違時
王之制耳家禮不著父在為母期亦此意也今
國制既用古禮則正朱子之所欲從復何所疑今
俗或祥後不撤几筵固非矣或有仍服三年者亦
或有出後子為本生親服三年者尤可駭此皆禮
經之罪人孝子至情寧有窮已先王制禮不敢過

耳
儀禮喪服父在為母期傳曰何以期也至尊在
不敢伸其私尊也○盧履氷曰禮父在為母一
周除靈三年心喪又曰祖父母安存子孫妻亡
歿下房幾筵亦立再周甚無謂也○朱子曰盧
履氷議是但今條制如此不敢違耳按唐武后表請父在為母終三年服宋朝同之不改故云○又曰喪禮須當從儀禮為
正如父在為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為尊在其父
不可復尊本母○國制父在為母十一月而練
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

問前承下教文在母喪十三月祥後當撤几筵矣但今見退溪集中金而精問心喪之人朝夕祭所服主菴以玉色團領爲未安宜著白布衣未知合於禮經乎退溪答曰玉色衣果未安白布衣爲當心喪之人祥後撤祭則朝夕祭所服固不當論而退溪亦云宜用白布衣則終三年上食亦有可據之禮耶 姜博士碩期

答祥後祔廟禮有明文朝夕祭所服非所當議退溪恐或從俗而言之耳

禪前書
踈稱號

喪服不
葬埋

問禪前書踈稱號

答云云 見上祔祭條

問凡喪服既除之後當如何處之 宋浚吉

答張子說可考

張橫渠集曰祭器祭服以其常用於鬼神不可褻用故有葬埋之禮至於衰絰冠屨不見所以毁之文唯杖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葬埋之常謂喪服非為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為敬喪服

毁喪服者必於除日毁以散諸貧者或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今人以為嫌留之家人情不忨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大祥後計閏

問大祥後不計閏如何 宋浚吉

答據先儒說大小祥以年數則不計閏宜矣禫則本當在祥月之中雖從鄭氏間一月之說猶是以月數則禫之不計閏無據家禮所謂不計閏者統言自喪至此非必謂祥後也張子說似分曉

鄭玄曰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張子曰三年之喪禫閏月亦筭之

禫有無

禫

問喪有有禫者有無禫者當禫者有幾 李宗
妻

答禮記及朱子說可攷
喪服小記爲父母妻長子禫註當禫之喪有此
四者然妻爲夫亦禫慈母之喪無父亦禫○宗
子母在爲妻禫註父在則適子爲妻不杖不杖
則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非宗子而母在
者不禫矣○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註
此言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賀循云出母杖

妻喪中父死其子不禫

期禫○檀弓註出母無禫○問女子已嫁為父母禫否朱子曰據禮云父在為母禫止是主男子而言

問主妻喪者未練祥而遭斬衰之喪則及其妻之練祭當服期服祥而亦然但祥祭時易練服後當服何服以卒事耶禫祭則以重喪在身固可廢也但其子既於十三月之祥除練服著祥冠則及其十五月當禫之時以其父之不主祭已亦廢母之禫乎抑可自攝其祭而除服乎且此子方有祖父期服在身今

若釋期服即禫服於義無據如欲除母之禫而遂祖父之喪則其除母之祥服當在何時耶　鄭正字弘演

答父喪既顏之後方行妻之二祥以布衣孝巾將事禫則不可行然其子不可以父之故而久持祥服至當禫日只設位哭除之而已其父則斬衰服盡後依過時不祭之禮更不祭未知如何此等禮是臆說無據不敢為是耳

嫡孫祖喪禫時母亡

問承重孫將行祖父之禫又遭母喪則當待母喪畢後行之耶若爾則諸叔父當何時而

所後喪中不可參本親之禫

脫服耶 宋浚吉

答喪中既不可行禫而過時又不可追行諸父豈可以嫡孫之故而不脫服也設位哭除恐當

問所後親喪中值所生親之禫則不可參祭耶所生家無他兄弟則婦人行祭乎祝辭何以爲之婦人不得主祭則出後者雖在衰絰中猶可行之耶婦人有當行禫祭者則禫祭亦不可不行未知如何 姜博士碩期

答禫吉祭也身有重喪不可參也如君家則長婦雖存而不在於家君則服已盡且無他兄弟除服

父母喪中不可行祖母禫與吉祭

者禫祭不設似可矣

問祖母小祥前叅議叔父棄世叔父長子厚與承重代喪矣祖母禫期不遠叔父喪尚在三年之內禫祀時承重者當以何服行祀乎且禫後行吉祭祔廟禮也而斬衰人行吉祭於禮如何 李監司敬輿

答父喪中不可祭祖母禫諸叔父告辭行之可也吉祭不可行也當竢父喪畢後行之承重孫父喪雖畢祖母禫不當追行蓋過時不禫朱子說有之耳 上文答宋浚吉條與此似不同當參考

並有後前喪之禪過時不祭

禪祭服色

問並有後者大小祥則當服其服而行祭矣若前喪禪祭似不可行於後喪未除之前然則終廢前喪之禪耶 姜博士碩期

答禪吉祭也喪中不可行也亦所謂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之意也據朱子說不可追行亦明矣語類問三年而葬者必再祭鄭註以為只是練祥祭無禪朱子曰看見也是如此

問禪祭變服之節 姜博士碩期

答今有或者之言禪祭有哭泣之節不可遽著純吉之服世或有用其言以素服為是者而以雜記

問傳見之則祥祭著微吉之服祭訖反服微凶之服禫祭著純吉之服祭訖著微吉之服以至吉祭無所不佩也或者禫祭不可遽著純吉之說不可從也退溪所答前後不同未知當以何服爲定

雜記註曰禫祭玄冠黃裳禫訖朝服綅冠踰月吉祭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問傳陳氏曰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祭訖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所不佩○退溪答金肅夫字顒之問今若々尚有哭泣之文

純吉未安只得依丘氏素服而祭如何申知事叔正曰

丘氏所謂素服恐非白服也朝人以無紋衣爲素服凡於國忌及凶禮皆著靑素服夫附子俗禮皆然吊喪亦依此行之儀節所謂素服或應指此而言也

又答鄭道可逑

之問不依大小祥陳服易服之節不知禫服除在何節吉服着在何曰(按或曰縞既曰黑經白緯纖又曰黑經白緯綅)又曰黑經白緯三字皆同一色此甚可疑考韻會綅白經黑緯通作纖云云曾聞鄭於江求得於巾原所謂黲如今所謂半水色所謂縞即白經黑緯云亦可疑也且古書凡言縞者皆白色詩傳素冠註雖以黑經白緯訓縞而出其東門註則云縞白色孔氏曰縞是薄繒不染故色白禮記曾子問布深衣縞總註縞生白絹雜記奚時吏練冠註云縞冠稍會爾雅縞皓也文選雪賦萬頃同縞漢高紀兵皆縞素且儀禮圖禫後禫冠禫後冠色如此則禫前必彊凶以此觀之國制與丘儀祥服用純白然乃有所據耶更詳之

禫祭著吉華衣

禫後著微吉之冠吉祭後著純吉冠服

禫後服色及吉祭後復服

問觀補註石梁王氏之說則禫祭宜易吉服而禫亦有擧哀節次著吉擧哀似或未穩未知如何　姜博士碩期

答禫乃吉祭不可不服吉三年喪畢孝子有悲哀之心則雖著吉哭泣似不悖於情禮矣

問禫祭依禮用吉服祭訖著麤草笠以做古之緅冠至吉祭始著純吉之服如何　黃宗海

答禫後著麤黑笠至吉祭著吉衣冠無妨

問嘗聞辛都憲慶晋吉祭之後始著純吉飮酒食肉禮意然否愚伏曰禮曰禫而纖註黑

經白緯曰纖蓋吉祭之前禫祭雖竟尚纖冠素端黃裳辛君可謂得禮意矣惟飲酒食肉則禮無必待吉祭之文云云禫訖著纖冠素端則禫祭服白吉且喪大記吉祭後復寢則飲酒食肉當在此時而喪禮備要乃在於禫祭之下何也安瑗言

禫後飲酒食肉

答禫後食肉飲酒於禮爲合復寢比酒肉爲重故在吉祭之後也雖著素端白帶則飲過矣

問韻尙易問曰其晉禫祭只用哥忌雖衣服不得不異於食肉一節從茲踰月爲節孝子

曰踰月爲是退溪曰朱子以王肅說得禮本
意故家禮大祥後飲酒食肉退溪之說似有
乖於朱子踰月之意 姜博士碩問

答按朱子雖以王肅之說 以中月爲祥月之中 爲是而家禮
則用鄭說 以中月爲間一月 家禮雖曰大祥飲酒食肉而
答胡伯量則又以踰月爲是意各有在家禮大祥
飲酒食肉之文本出喪大記 喪大記云祥而食肉 與間傳之
說 間傳云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不同盖別爲一
說也然古人祥祭必丁日而行故猶可於是日食
肉今皆用[illegible]一節決不可行此家禮不及

再修處也世人或於祥日食肉謂遵家禮云實傷風教當以間傳及溫公丘氏說爲準愚嘗答人禮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食肉飲酒期九月之喪既葬食肉飲酒三年之喪祥而食肉飲酒詳見喪大記不待服盡而食肉飲酒五服皆然蓋古禮然也家禮大祥條食肉飲酒之文實出於此亦非謂必於再忌之日食肉飲酒也觀踰月爲是之教可見且小學乃朱子之成書其所引司馬公之言曰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食肉飲酒此則以喪大記爲據以此參看可知朱子之意也然其上文引司馬公之

言曰古者父母之喪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此則以間傳爲據）云云今 國俗以此行之已久亦從厚之道也今當從之但司馬公之言曰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如此之人祥後飲酒食肉亦不至悖禮也如何如何

朱子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當如王肅之說而今從鄭氏說雖是禮疑從厚然未爲當○司馬公曰所謂中月而禫者盖禫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説今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

禫在仲月卽行吉祭

而除不可違也又曰禫而飮醴酒始飮酒者先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丘氏曰按禮禫而飮醴酒食乾肉禫猶未可以食肉飮酒惟飮醴食脯而已而況大祥乎今擬禫後始飮淡酒食乾肉庶幾得禮之意

附吉祭

問喪大記吉祭而復寢陳註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値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値當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云云前承下教若如陳說假於六月行禫而必

待仲月行吉祭則過七月至八月後乃行恐無是理云今欲行吉祭於禫祭之下旬則又非踰月吉祭之意未知如何且所謂吉祭者乃終喪之別祭本非四時之常祭而陳氏乃曰四時之常祭必欲行之於仲月者抑何據歟問於愚伏答曰士虞記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鄭註是月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亦不待踰月熊氏曰不當祭月則待踰月也陳註踰月吉祭之說蓋本於此竊謂禫雖澹澹然平安之意而孝子之心猶未

忍遽然復寢故又必踰月而行吉祭外除踰月而又踰一日悲慕之心無已而復常之節愈遲也来諭所謂終喪之別祭者得之士虞記所謂是月而吉祭者非以復常為急乃以正祭為急也蓋三年廢祭孝子追遠之心有所未安而喪未終故不得遽舉耳今既喪盡而禫矣禫又在上旬之内矣值正祭之月而不忍不祭故行禫於寢即於同旬之内行正祭於廟觀鄭註亦不待踰月之文則知踰月為常制而值正祭之月則不待踰月而即行

吉祭說
沙溪說
尤菴說

禰等也然則陳註所謂四時之常祭者特以釋吉祭之名耳非謂必待仲月也更禀於沙溪又而行之云云此說如何　宋浚吉

答鄭說是

禰改題主祝辭丘氏乃不稱高曾只稱某官某封今於備要取之日子下既書孫屬稱而於高曾則不書稱謂者果為恰當乎卒哭禰附而祔也直稱曾祖而三年後又稱某官某封等意以為直書屬稱而惟以諸位改題之意告之無乃可乎　李惟泰

告五代祖自稱玄孫

父在母喪不行吉祭

答仁儀不書諸位之屬稱似爲未安故喪禮備要欲改之而未及耳備要重刻時用先人遺意改之耳

問告五代祖則自稱當云五代孫或來孫而今曰玄孫玄孫即告于高祖之稱也如何黄宗海

答禮云曾祖以上皆稱曾祖以此推之稱玄孫亦可然稱五代孫亦何妨來孫之稱古雖有之先賢所未用不敢爲說

問父在母喪十五月禫後當行吉祭否宋浚吉

父先亡母喪吉祭

答吉祭乃四時祭外之別祭蓋喪三年不祭故喪畢而合祭於祖廟仍行遞遷之禮也若父在母喪則父為主以朱子答竇文卿書(見喪中祭祀條)觀之雖妻喪廢家廟四時正祭而以答范伯崇書(亦見喪中祭祀條)觀之雖父母喪亦似不廢(當更詳之)妻喪中家廟正祭如果不廢而妻喪又是祔位無遞遷之禮則喪畢後吉祭似無義恐不當設如何

問父先死已入祠堂則母喪畢後吉祭亦必待踰月乎(宋浚吉)

答似然

父喪中不可行祖母吉祭

埋主

問並有祖母及父喪者父喪未畢不可行祖母禫祭與吉祭否

答云云見上禫條

問祧主埋於何處 宋浚吉

答朱子說可考

朱子曰只得如伊川說埋於兩階之間而已墓家廟中亦如此兩階之間人跡不到取其潔耳今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但擇淨處埋之可也思之不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處只得如此○又曰禮記藏於兩階間今

外憂内憂之辨

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居喪雜儀

問父喪稱外憂母喪稱内憂世人或有互稱之者未知何者為得 宋後吉

答高峯說恐得之

奇高峯曰鄭季涵 澈 以内艱為父憂外艱為母憂余攻其反說李季眞 後白 亦以季涵之言為然余曰何以父為内母為外耶答曰母是外家故謂之外也其說不經考朱子行狀以母憂丁内艱余於是知兩君之見為謬也一燬後偶見圖

隱集年譜其中正以父憂爲內艱母憂爲外艱然後又知兩君之言有所傳習而世俗流傳之誤亦已久矣

喪中往哭宗族

問喪中有宗族之喪雖緦小功之親亦當往哭否旣不可著重服則當何服 黃宗海

答禮有殯聞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旣往喪次則當服其服而哭之退則還服重服也如外祖父母及師喪亦不可不往哭昔年鄙人在父喪中奔栗谷之喪厥後人有以此爲咎者或謂其人曰不可咎也反爲識者所笑云其謗遂止

喪中往哭異姓

問禮有父母喪而聞遠兄弟之喪則服其服而往哭之異姓則雖隣不往云親疎厚薄之不齊恐難一槩斷定如何如何　宋浚吉

答異姓之恩雖不可不殺而其服有重於同姓之緦者恐不可以此斷定而不為之往哭也

喪中祭祀

問古禮雖有喪三年不祭之文然亦不可膠守如何則可以得禮之中歟　宋浚吉

答程朱諸先生說可考而酌處之

問伊川謂三年喪古人盡廢事故併祭祀都廢今人事都不廢如何獨廢祭祀故祭祀可行朱

子曰然百日外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是鋪排酒食儀物之類後主祭者去拜若百日之内要祭或從伯叔兄弟之類有人可以行或問令人以孫行之如何曰亦得○又曰期大小功緦麻之類服令法上日子甚少便可以入廟燒香拜古人緦麻已廢祭恐令人行不得○竇文卿問夫爲妻喪未葬或已葬而未除服當時祭否不當祭則已若祭則宜何服朱子曰恐不得祭熹家則廢四時正祭而猶存節祠只用深衣涼衫之屬亦以義起無正禮可考也忌者喪之

餘祭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即無祭處亦可暫停也○答胡伯量曰薦新告朔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如韓魏公所謂節祠者則亦如薦新行之可也○答曾光祖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答范伯崇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

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遽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註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

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氏註謂此天子諸侯之禮不通於卿大夫士卒哭後特用喪禮祀新死者於寢而宗廟四時常祭自如舊也○楊氏復曰先生以子喪不擧盛祭就祠堂內致薦用深衣幅巾祭畢反喪服○栗谷曰朱子之言如此未葬前則準禮廢祭而卒哭後於四時節祀及忌祭墓祭亦同使輕服者朱子喪中以墨衰薦于廟今人以俗制喪服當墨衰著而出入若無服輕者則喪人恐可以俗制喪服行祀行薦而饌品減於常時只一獻不讀祝不受胙可也○宋龜峯答栗谷曰生布巾衣極凶之製也時祭極重之吉禮以凶接吉古無其禮孝子以墨衰行禮者是不忍以純凶而接神明也先賢

處置甚有曲折伏望深思

喪中祭先之服

問葬後廟祀用布直領孝巾似未安家禮墨衰可復於今耶且近世不行卒哭受服之禮不可以成服時絞帶入廟當用何帶耶 宗道言

答當用布直領孝巾行祀此外無他可服墨衰是晉襄公伐秦之服而朱子時因為俗制本非古禮不過如今俗所謂深衣而已頃者禹公性傳問於退溪欲復之恐不穩當絞帶入廟果為未安別具布帶似或無妨

書疏

本生親喪書疏式

問爲人後者於本生父母之喪旣服不杖期則其答人慰書不可與本生兄弟同稱孤哀人之慰書亦似有別如何如何　黃宗海

答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喪稱喪人而已不可稱孤哀也人之爲弔書者亦只以喪人待之不可稱哀孝至孝也

祭禮　時祭

祭用丁亥

問祭必用丁亥其義如何　宋時烈

答經傳論之詳矣可考也

小牢饋食禮來日丁亥用薦歳事于皇祖註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太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䟽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者以日有十辰有十二以五剛日配六陽辰以五柔日配六陰辰若云甲子乙丑之等以日配辰丁日不定故云丁未必亥經云丁亥者不能具載直舉一日以丁當亥而言餘或以己當亥或以丁當丑此等皆得用之也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者鄭云此吉事先近日唯

用上旬若上旬之内或不得丁巳以配亥或上旬之内無亥以配日則餘陰辰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者即乙亥是也必須亥者按陰陽式法亥為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劉氏敞曰丁巳丁亥皆取於丁丁所以取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故也大抵郊祭卜辛社祭卜甲宗廟祭卜丁無取於亥註家不論十干之丁巳專取十二支之亥以為鮮其失經文之意遠矣日有十干辰有十二支以五剛日配六陽辰以五柔日配

六陰辰甲子乙丑之類是也以日配辰或丁丑或丁卯或丁巳或丁未或丁酉或丁亥丁日不定故直舉丁當亥一日以言之其意或以巳當亥或以丁亥丑皆用之云爾○朱子曰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又曰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丁有丁寧意

問時祭忌祭俱是祭先也而齊戒則有三日一日之異者何也

祭畢拘忌

答開元禮齊戒條註云凡大祀之官散齊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齊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退溪曰時祭極事神之道忌墓祭後世隨俗之祭祭儀有不同齊安得不異以此觀之祭有大小而齊戒之日亦隨而異也

一 問將祭而家內有婢僕之喪或有產婦則奈何愚伏答曰禮父母之喪將祭而有兄弟之喪則殯而後祭此謂練祥二祭也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以此觀之則廢之似當有產婦則不潔不可祭也又問齊戒時往來喪

家之人或有拘忌不見者此則似過答曰初喪斂殯執事者則忌之亦不爲過矣宋浚吉

答鄭說是

祭四代

問今世士大夫家或祭四代或祭三代何者爲得宋浚吉

答祭三代乃時王之制然高祖當祭不但程朱有明訓我東先賢如退溪栗谷諸先生皆祭高祖云

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

如是○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疎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疎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問士庶當祭幾代曰古時一代即有一廟其禮甚多今既無廟又於禮無缺祭四代亦無害

支子所得自祭者

問朱子答劉平甫書云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所謂自主之祭指何祭耶今人支子爲守令者奉神主以行何如 黃宗海

答退溪宋龜峯皆有所論愚意恐此乃班祔神主也支子之妻若子若孫曾已班祔於宗家而今宗子奉先祖神主遠去則其夫若父若祖在家自當主之不當隨宗子而遠去也支子爲守宰者奉神主以行非禮之正亦亂後權宜之道耳

退溪曰四時正祭之外若忌日俗節等祭支子亦可祭之又曰二主雖隨宗子而爾當主之祭

留於支子而不從也○宋龜峯曰支子自主之祭乃繼禰繼祖等小宗也即祠堂章所謂祭之次日即令次位子孫祭之者也

茅沙紅絲

問家禮束茅聚沙何義至祭始祖條小註始云截茅八寸束以紅絲亦有所據耶他祭則不束以紅耶 宋浚吉

答諸家所論可考

集說或問束茅聚沙是聚沙於地擁住茅束否曰然曰用茅何義曰郊特牲云縮酌用茅註醴濁用茅泲之也曰盤載以酹何也曰程子謂

降神酹酒必澆於地家禮亦同未聞有盤至劉氏補註祭初祖條始有茅盤截茅八寸束以紅立于盤內劉必有考但其不註於時祭各條又恐止宜初祖不敢據也曰茅或用三束何也曰按三祭于茅者三滴酒于茅上非三束茅也豈誤其數也近見他書每位一獻用酒三盞者亦非又曰祔位不設○周禮註必用茅者謂其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此也○會通註曰截茅一搤許紅帛絞束立沙中束之有藪沃酒滲下故謂之縮茅或云士虞禮苴是用茅之始歟

果實之品

問家禮時祭果用六品擊蒙要訣用五品何
義 宋浚吉
答要訣蓋本司馬公及程氏儀或者常以爲非讀
禮記知或說近之今人六品之果若難備四品或
兩品庶合禮意
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
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
交於神明之義也○長樂陳氏曰鼎俎之實以
天產爲主而天產陽屬故其數奇籩豆之實以
地產爲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

生時所不食不祭

問用其平日不食之物以祭之恐非思其所嗜之意然若子孫世守不替則亦近於屈到薦芰之譏何以則果合情禮乎 黃宗海

答來示然矣然并諸位設之則不敢獨異耳

祭不用生魚肉

問家禮魚肉是生魚肉否栗谷用生遵此行之無妨否 宋浚吉

答家禮所謂魚肉非生魚肉也乃魚湯肉湯也栗谷之用生雖本於書儀與儀禮饋食禮不同嘗質于家庭問于牛溪答曰祭用生熟雖是古禮至於家禮則朱子曰以燕器代祭器常饌代俎肉則不

祭用燒酒不用桃與鯉

用生明矣

特牲饋食禮註祭祀自熟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亨于門外東方註亨煮也豕魚腊以爨谷一爨○郊特牲曰腥肆爓潛腍而審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註祭之爲禮或進腥體或薦觧剔或進湯沉或薦煮熟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敬心而已耳

問今俗桃及鯉魚燒酒不用於祭祀未知何義或云膏煎之物用之亦未安果皆有據耶

宋浚吉

答桃及鯉魚不用於祭見家語及黃氏說燒酒則出於元時故不見於經傳我 國文昭殿日祭夏月則用燒酒栗谷亦謂喪中朝夕祭夏月則清酒味變用燒酒甚好云膏煎之物不用出於儀禮今俗必用蜜果油餅以祭恐不合於古禮也

士喪禮記凡糗不煎註以膏煎之則褻非敬䟽云凡糗直空糗而已不用脂膏煎和之○家語孔子曰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黃氏曰抄鯉魚不用於祭祀云

祭時早晚

問人家行祭或早或晚未有定式何者爲得

宋浚吉

答先儒說可考

陳氏曰小宰大夫之祭宗人請期曰旦明行事子路祭於季氏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取之此周禮也然禮與其失於晏也寧早則雖未明之時祭之可也○張子曰五更而祭非禮也○朱子語類先生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倚卓嚴辨次日侵晨已行事畢

設饌式

問時祭設饌品最所難解者蔬菜三件似異於常時脯醢自是兩物而并設於蔬菜之行則

是蔬菜爲一行脯醢爲兩行耶醋設於匙盞之間者可遵行否家禮之饌即當時之饌今亦以生時所用而祭之如何若五禮儀士庶人祭饌圖得無大略耶 黃宗海

答所謂蔬菜三件沉菜熟菜醋菜等物在其中有何難解脯醢兩物各設爲是圖則合設誤矣以禮意推之脯熟菜醢沉菜淸醬醋菜等相間排設似當擊蒙要訣似然醋在匙盞之間遵行不妨以生時所用常饌祭之亦可五禮儀圖雖有云云稱家之力豈拘於此乎

葉大吉從一再拜

問家禮朔望焚香灌酒各再拜時祭則只於灌酒後一再拜其義何耶 宋浚吉

答焚香再拜求神於陽也灌酒再拜求神於陰也時祭一再拜恐闕誤 故喪禮備要依朔望禮以兩再拜添補未知得否

初獻啓飯蓋

問祭飯啓蓋宜在何時 宋浚吉

答祭時揷匙飯中雖在侑食之時啓蓋則應在初獻之後未讀祝之前 以特牲饋食禮觀之可知

特牲饋食禮曰祝洗爵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郤于敦南

祭酒

問祭酒代神非論語君祭先飯之祭亦祭酒之義耶其註曰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祭之之義似無關於主客之禮而朱子云然何歟前承下教待尊丈食有齒德歡如父兄者外其餘年長者爲祭似可也云云愚伏謂禮主人延客祭註延導之也論語註所謂不敢當客禮正謂此也若待君祭而祭待君食而食則是以客禮自處也待長者當祭與否汝溪丈說斟酌得是當云云 宋浚吉

答鄭說得之但古者齊中上客祭酒餘人不爲祭

祔位酌獻後於祖先

厭之義

國子祭酒之名由於此 家禮四時祭正位皆祭酒
與古禮不同未詳

問家禮纔祭高祖 畢即使人酌獻祔于高祖
者云祔于高祖者 即曾祖之子先父食亦宜
宋浚吉

答此當活看豈可先也

問時祭闔門所謂 厭也願聞厭之義 宋浚吉

答曾子問詳之

曾子問註厭是饜飫之義謂神之歆享也厭有
陰有陽陰厭者迎尸之前祝酌奠訖為主人釋

辭於神勉其歆享此時在室奥隂静之處故云隂厭陽厭者尸設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户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制禮之意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庶幾其享之而厭飫也

一食九飯之義

問家禮一食九飯何義退溪曰一食而九舉匙然否愚伏謂嘗見中原人飲食以小器盛飯既食又進之又食又進之據此則一食即就言九飯即小數之節云云此說如何 宋浚吉

答儀禮禮記註疏可考鄭說近之

少牢饋食禮註食大名小數曰飯疏天子十五飯諸侯十三飯九飯士禮也三飯又三飯又三飯○特牲饋食禮註三飯禮一成也又三飯又三飯禮三成也○曲禮三飯疏三飯謂三飯而告飽勸乃更食故三飯竟主人乃導客食胾也

家中祭土神

問擊蒙要訣云謹按朱子居家有土神之祭四時及歲末皆祭之今雖不能備舉四時之祭例於春冬時祀別具一分之饌家祭畢除地築壇於北園淨處乃祭土神似爲得宜云

云依此行之如何但不設匙箸亦無侑食進茶之儀則應不設飯羹矣此是何義耶然則墓祭土神亦不設飯羹耶 國家山川廟社之祭不設飯羹匙箸祭神固異於祭先栗谷之不設匙箸於土神無乃有意耶 宋浚吉

答家中土神祭世無行之者若行之則當依墓祭土神具飯羹匙箸也家禮墓祭土神有設盤盞匙箸于其北餘幷同上之文則其有飯羹明矣丘氏儀節亦有匙箸家中若祭土神則宜無異同要訣無乃從簡而云耶

喪祭遇喪　初祖先祖設位之異

問喪祭遇喪則如之何

答云云 見上聞喪條

初祖

問家禮初祖之祭只設一位而並祭考妣先祖之祭分設考妣兩位者何意耶 姜博士碩期

答初祖之祭只一位故只設一位而並祭考妣先祖之祭不止一位故分設考妣兩位以薦享之

語類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朱子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

如盤古之類曰立春祭先祖則何祖曰自始祖下之第二世及己身以上第六世之祖曰何以只設二位曰此只是以意享之而已○問祭先祖用一分如何曰只是一氣若影堂中各有牌子則不可

束茅用紅絲

問束茅用紅絲之義 宋時烈

答云云 詳見上時祭條

禰祭

禰

問禰祭之義可得聞歟擊蒙要訣闕之亦何義歟 宋浚吉

時祭禰祭過時

答栗谷曰祭禰恐豐于昵然以先儒說參考祭亦不妨今好禮之家多行之者宋龜峯曰答禰祭之說昔小學家禮既詳其儀而要訣問不見錄恐未安云云

禮輯曰父廟曰禰禰者近也○程子曰季秋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朱子曰某家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近禘祫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

問時祭及禰祭或有事故不得行之於仲月

及季秋則可以退行於次月否愚伏曰禮過時不祭據此則可後退行似爲非禮而詳陳註則又似謂春祭過春則不祭夏祭過夏則不祭然則雖季月亦可行之也然禰祭則恐難退行於十月季秋成物之文何取於十月歟此說如何 宋浚吉

答退溪嘗言過仲月不祭與禮意不合常以爲疑鄭說正合鄙見禰祭行於十月則眞所謂過時也

忌日

問忌祭之義 宋浚吉

答忌者含恤而不及他事之謂非祭名也宋儒始
以義起禮經及先儒說可考
檀弓曰忌日不樂○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
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
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忌日必哀○張
子曰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
而已○又曰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
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
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朱子曰
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又曰忌日

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以謝書換之○問人在旅中遇有私忌於所舍設卓炷香可否曰這般微細處古人也不曾說若是無大礙於義理行之亦無害○每論士大夫家忌日用浮屠誦經追薦鄙俚可怪既無此理是使其先不血食也先生家凡值遠諱早起出宅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則以待賓客○先生爲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 以上語類 ○顏

氏家訓云忌日不樂正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
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爾必能悲慘自居何限
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言笑盛營甘
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相見之
理蓋不知禮意乎○通典王方慶曰按禮經但
有忌日而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
無理據

忌日在閏月或月

問人或死於閏正月則忌祭當用本正月否
若值閏正月則當用何月且大月晦日死者
後值小月當以二十九日爲忌後又值大月

則又當以三十日爲忌否小月晦日死者後値大月當以二十九日爲忌否抑亦以晦爲重而用三十日爲忌否 宋浚吉

答通典諸說可考也或謂閏月死者後値閏月當用本月爲忌而閏月死日亦當行素云云大月三十日死者後値小月固當以二十九日爲忌値大月則自當以三十日爲忌小月晦日死者後値大月當仍以二十九日爲忌不可延待三十日也如何如何

一通典范甯曰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

忌祭與朔望相値

正月也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開元禮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庾蔚之曰今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若其不然則閏亡者亦可知也

問祖先忌日若在正至朔望則祭禮與參禮何先 姜博士碩期

答宋龜峯云若値高祖忌則忌祭畢仍行參禮曾祖以下忌則參禮畢行忌祭乃先祭始祖之義也

並祭考妣

云云未知如何也

問忌祭或並祭考妣或只祭一位當何從雖記云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據此府君忌日配祭夫人夫人忌日不敢配祭府君似當未知如何 宋浚吉

答忌日幷祭考妣雖非朱子意我 朝先賢嘗行之栗谷亦曰祭兩位於心爲安云援尊之嫌恐不必避也

晦齋曰按文公家禮忌日只設一位程氏祭禮忌日配考妣 今按眉山劉氏云問伊川先生曰忌日祀兩位否曰只一位云云與

比不同可疑更詳之二家之禮不同蓋只設一位禮之正也配祭考妣禮之本於人情者也若以事死如事生鋪筵設同几之意推之禮之本於情者亦有所不能已也○退溪曰忌日合祭古無此禮但吾家自前合祭之今不敢輕議愚按忌日只祭所祭之位而不敢配祭者哀在於所為祭者故也配祭考妣似非禮之正也然今之士大夫配祭者多從俗恐不至甚害如何如何

忌日變服

問忌日服色古今異宜未知何以則不違於禮意耶 宋浚吉

答當以張子朱子說及退溪諸先生之教參酌行

之

橫渠理窟爲曾祖祖考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屨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屨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一不肉○家禮禰則主人兄弟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角帶祖以上則黲紗衫旁親則皂紗衫主婦特髻去飾白大衣淡黃帔餘人皆去華盛之服○大全問自高祖至禰忌日之衣服飲食當如何伯叔

父母兄弟孫姪子再從三從忌日又當如何朱子曰横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遷行且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可也○問忌日之變吕氏謂自曾祖以下各有等級不知如何曰唐人忌日服黲今不曾製得只用白生絹衫帶衫巾○語類某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問黲巾何以爲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問黲巾之制曰帕複相似有四隻帶若當幞頭然○先生母夫人忌日著黲墨布衫其巾亦然○鄭道可曰禫服留一襲每遇忌日服此服行哭奠之

禮不知可否退溪答曰忌雖終身之喪與禪不同留禪服以為終身之用必非先王制禮之意曾參孝已亦未聞行此事○又問忌日著白笠何如曰恐異○擊蒙要訣父母忌則有官者服縞色帽無脚或黲色帽無脚玉色團領白布裹角帶無官者服縞色笠或黲色笠玉色團領白帶通著白靴婦人則縞色帔白衣白裳祖以上忌則有官者烏紗帽玉色團領白布裹角帶無官者黑笠玉色團領白帶婦人則玄帔白衣玉色裳旁親忌則有官者烏紗帽玉色團領烏角

忌祭墓祭亦三獻

並祭祝辭

帶無官者黑笠玉色團領黑帶婦人只去華盛之服 縞白黑雜色也黲淺青黑色即今之玉色也

問時祭三獻各進炙忌祭墓祭亦如是否 宗溪吉

答忌祭三獻亦當進炙墓祭雖殺於時祭家禮本註如家祭之儀云則三進炙似當

問並祭考妣則告辭與祝辭似當添一兩語 宋溪吉

答固然告辭遠諱之辰敢請下當添顯考顯妣 以祖上并同 神主出就云云祝辭歲序遷易下當添某親

諱辨

考諱隨所稱祖以上並同 諱日復臨云云 見喪禮編又

問忌日謂之諱日何義其本於卒哭而諱之諱字耶卒哭之前不諱親名亦甚可疑如何 宋浚吉

答忌是禁字之義謂含恤而不及他事也諱是避字之義其義相近又古語云如有不可諱註謂死也死者人之所不能避故云不可諱諱日之諱無乃出於此耶諱日之諱卒哭而諱之諱出處雖不同其避義似同卒哭而諱謂以謚稱之而不名以神道待之也亦非謂卒哭之前則直稱其名也但

忌祭祝辭

無用諡諱名之謂也

問家禮忌祭祝文末端餘并同云云清酌庶羞下依時祭用祗薦歲事字否小祥云常事常字何義未可用於忌祭否 李以明

答丘氏祝云恭伸奠獻鄙家常用之退溪亦用之二云常事出於士虞禮曾子問用於忌祭未知其如何也

士虞禮薦此常事註古文常為祥疏天氣變易孝子思之而祭是其常事○曾子問薦其常事註薦其歲之常事也

問考妣忌日固當擧哀祖父母以上忌則當如何哭之亦宜否 宋浚吉

答丘儀似可行

丘氏儀節考妣及祖考妣近死則擧哀祖考妣遠死則否 按遠事祖考妣當擧哀

問三年內祖先忌祭當遵要訣行一獻則亦不侑食否 宋浚吉

答侑食亦盛祭時禮也只獻一盃則無侑食也

問先考喪中祭先妣當用肉否 宋浚吉

答神道有異不妨用肉也退溪所論甚合情禮但

宗子葬前祀此忌祭墓祭支子

喪中死者異於是凡奠物死者餘庋之物用以爲奠也若初死以魚肉奠之非事死如事生之道朝夕奠及上食用以蔬菜至虞祭始以神享之用肉饌似可也昔年問於鄭道可其意亦然

退溪曰子孫之亡適在祖先之諱日則其忌祭用肉以事亡如存之義推之則似爲未安然神道異於生人用肉似無妨也若害理則古人已言之矣

問宗子死未葬前祖考忌祭墓祭喪家當廢而如有介子異居而欲行則廢不悖於禮否

亦不行

親喪服中祭祀之禮

愚伏答曰禮士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此推之則宗子之喪乃祖考之正統服未葬廢之似當 宋浚吉

答鄭說是

問將行時祭而遭有服之喪則未成服前似不可行祭固當改卜日矣若忌日乃人子終身之喪遭功緦之輕服而廢之未妥未知如何 姜博士碩期

答按擊蒙要訣所論合於情禮當以此行之

曾子問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

墓祭之儀

一禮見上聞喪條答宋時烈問 ○擊蒙要訣期大功葬後當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未葬前時祭可廢忌祭墓祭略行如上儀緦小功則成服前廢祭五服未成服前雖忌祭亦不可行也成服後則當祭如平時但不受胙服中時祀當以玄冠素服黑帶行之

墓祭

問墓祭之儀 姜博士碩期

答先儒論之已詳可考也

通典曰三代以前未有墓祭至秦始起寢於墓側○又曰古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

向墓遥為壇以時祭即今之上墓儀或有憑然神道尚幽不可逼黷塋域宜設於塋南山門之外設淨席為位遥祭以時饌如平生所嗜若一塋數墓每墓各設位昭穆異列以西為上主人盥手奠爵三獻而止主人以下泣辭精靈感慕有泣無哭食餘饌者可於他處僻不見墳所孝子之情也○唐侍御鄭正則祠享儀云古者無墓祭之文漢光武初纂大業諸將出征鄉里者詔有司給少牢令拜掃以為享曾公過喬玄墓致祭其文悽愴寒食墓祭蓋出於此○唐開元勅寒食上

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
拜掃禮不得作樂○柳子厚曰每過寒食田野
道路士女遍滿皁隷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壠焉
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程子曰
嘉禮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
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
有祭如禮望墓爲壇並塚人爲墓祭之尸亦有
時爲之非經禮也○又曰墓人墓祭則爲尸舊
說爲祭后土者非也○又曰拜墳則十月一日
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

禮家爲祭○疑五曰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
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
以防其太盛禁者須爲數日糧既有食復思
其頭於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爲草
木初生初死要禮集覽下引州俗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爲介子推焚骸日謂之冷食三日是謂寒食後人因以是日上墓祭節與原子諱不同事文類聚亦有此說○朱
子曰墓祭程氏亦以爲古無之但緣習俗然不
害義理但簡於四時之祭可也○又曰墓祭無
明文雖然盡而祭恐亦無害○又曰墓祭不可
考但今俗行之已久似不可廢又擴墓非如古

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爲一分而遂祭之亦祝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爲便也○又曰横渠説墓祭非古又自撰墓祭禮即是周禮上自有了○又曰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爲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十月上陵○周元陽祭録式羇官寓於他邦不及時拜掃松檟則寒食在家亦可祠祭○韓魏公家祭式寒食上墓祭又十月一日如上墓儀若身不能往並遣親者代祭○補註云南軒曰墓祭非古也然考之周

禮則有家人之言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墓者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

問家禮墓祭必以三月行之者何意正朝寒食端午秋夕之祭節有輕重可言歟以今俗言之正朝似重而擊蒙要訣則只以寒食秋夕爲殷祭正朝端午則欲略設行之此則何意 姜將仕碩期

答三月上旬葢朱子亦從俗爲之耳四節日祭乃

我國俗也栗谷之意以春秋為重故寒食秋夕三獻餘祭則只一獻然於古禮亦無考據只當參情酌禮以處之耳家廟並設茶禮問答見上俗節條

問朱子家禮展墓用寒食及十月朔家禮則只用三月上旬何歟今人展墓亦未可用十月朔耶姜博士碩期

答朱子嘗行墓祭如韓魏公家祭式而與家禮所著異不同今嶺南人只用寒食及十月云然我國祭四節行之已久雖馬鬣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以此思之從俗恐不妨

問嘗聞寒岡鄭先生於四名日依朔望俗節禮行之四仲則一如家禮祭之上墓則倣家禮及韓魏公朱夫子所行以三月上旬十月朔爲之云好禮者所當遵行而猶未能者只爲俗禮難擺脫耳今擬採古參今端秋二節祭於廟以當夏秋二仲之時祭正朝則依朔望之儀上墓則一從韓魏公朱夫子以寒食及十月朔行之如何如何 黃宗海

答四名日墓祭固知其過重栗谷欲於寒食秋夕行盛祭正朝端午略行之此意似好但自祖先以

設高祖墓祭

墓祭服色

來數百年從俗行之至于鄙人不敢容易改之來示亦好而未能斷定

問先祖與祖考墓同在一山則只祭祖考未安欲略設酒果於先祖墓以伸情禮愚伏曰饌品不可有豐約之別歲一祭可也云此說如何 宋浚吉

答只祭祖考果爲未安然雖在一山非如時祭同堂並享之比只設一獻猶愈於全廢也鄭說太執

問栗谷擊蒙要訣墓祭儀主人以下玄冠素

服黑帶云云有官者必著白團領而品帶不可著耶 姜持平碩期

答墓祭素服黑帶之制他未有考有官者必著白衣角帶亦未知是否儀禮大祥祭用向吉之服衰祭尚然況墓祭乎僕有職時用先人之禮以紅衣品帶行祭而未知得禮與否欲更問知禮者定之

墓祭無進饌侑食

問家禮凡祭進饌在初獻之前侑食在終獻之後墓祭獨無此兩節何也 宋浚吉

答豈原野之禮殺於家廟故耶鄙家依擊蒙要訣三獻前並進魚肉蔬果插匙正箸未知是否

墓祭祝辭

三獻後 肅竢

諸位祭畢祭土地

問擊蒙要訣墓祭祝辭正朝云青陽載回端午云草木既長喪禮備要正朝則歲律既更端午則時物暢茂未知當從何說 姜博士碩期

答兩說不甚相遠

問墓祭無闔門之節亦肅竢後進承如何 宋浚吉

答是

問祖先及子孫同托一山則土地祭當俟諸位祭畢行之耶 宋浚吉

土神祭

答諸位祭畢行於最尊位之墓左
家禮集說問祀后土如何不在墓祭之前曰吾
為吾親來薦歲事專誠在墓土神自宜後祭盖
有吾親方有是神也
問家禮祭后土四盤云只言盤數不言其物
何意先後吉
答上文具饌註既曰更設魚肉米麵食各一大盤
以祭后土云則此云四盤實相照應但朱子嘗書
戒子云可與墓前一樣吾家欲依此行之

疑禮問解卷之四

古所謂曲禮三千者非必其節目之繁以百千數蓋禮之變者參半其中如曾子問一篇本非常行之禮而既預講素定著在方冊則其變者乃常也惜其傳於後者絕少秦漢以來諸儒收拾編纂至于有宋折衷成書其數略備而禮之變者多出於所未講焉豈非後賢之責乎吾東文獻前代無徵禮樂之興實自我　朝百餘年間大儒繼出遺文畢集而後衿紳彬彬樂節相益習俗爲之丕變今雖兵戈創殘委巷治喪之家猶秉朱禮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沙溪金先生學事牛栗兩先正自幼篤志于禮研究講磨至老不懈知舊門人從而質疑者

衆先生博稽有素審問不窮未嘗師心義起必根據衆
說推類比義要歸於定論凡禮文之變品節之宜殆無
遺蘊矣先生既卒長胤承旨公承德述事裒聚為書今
以疑禮問解一帙將入梓行布其有補於禮經甚大矣
植非知禮者徒以職叨太史見屬以叙略故不敢辭焉
然植亦有感於此者夫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禮獨言
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也竊瞯先生之於禮也非惟講
解而已固已身履而家習為平生律度故其德崇業廣
羽翼斯文為後學柯則有如此者矣後之人幸毋褻此
書必若先生之躬自儆修方有疑有能而知行并進成

已成物之功實在是矣於乎是豈可易言之哉姑識此

卷端癸未仲春既望德水後學李植拜書

我聖開沙溪金先生門下諸君子撰次遺文而論禮之
書甚備將大行于世云一日先生之孫益熙氏以疑禮
問解授翊聖仍致其仲父承旨公之意曰願有述也自
惟少而失學老矣無聞固不敢相斯役而夙荷眷顧之
恩不唯登從之懿則宜不敢辭就加卒業而曰茲不刊
之書也夫六藝之科禮居其先三千三百布在方冊而
七十子之徒習而通之者即權輕重隆殺之節盡常變
原委之事合乎天理人情焉而耳然非聖人決疑於曾
子之問何以為訓於萬世乎吾東方漸被同文之化蔚
有禮義之稱而國俗局於隘陋安於苟簡禮之經者寖

寖乎其未結惡能制其變而亡乎經也惟我先生學究
襍服凡自三古以降質文之可考者旁求博訪証正剖
析用力積久豁然無碍人有扣質應之如洪鍾符之如
左券實契聖賢問答之微言則講禮之精且專未有如
先生者也是以門下之士薰灌德業咸能遠肖尊信師
道有此成書此書一出朝野必將神率而由之一洗隘
陋之習免於過不及之失茲實百世之書也當配之學
官傳諸無極於乎盛矣夫歲舍癸未抄夏上澣平山後
人申翊聖謹識